

《詩經·秦風·蒹葭》的詩義蠡測

鄭滋斌

一、前言

文學而為經學，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。把文學視為經學，是經學家的智慧，然後經學的領域因之而擴闊，研經者可以因文學而豐富生命情調，因文學而提昇人的素質，一種趣味的人生，藝術的人生。經學讓人莊嚴地看待生命，用誠意去建設社會，用熱情去處理社會問題，去整理社會秩序，所以一切舉凡可以把生命的內涵變得充滿意義和光輝的，經學家都用心地把它們放在經學世界裡。歷史典籍如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，經學家視這人生紀錄作為指導人類社會的重要資料依據。包蘊宇宙人生各個領域的典籍《周易》，經學家拿它來開啟人類處置自我、別人以至於天下的重要依據。紀錄周代多種禮儀的《周禮》《儀禮》和《禮記》，經學家拿它來檢查自我的身心安放點，與別人的恰當的距離，適度合宜的舉措言談的依據。三百多篇詩歌，紀錄了中央王畿與各地方政治、風俗、民情等內容，經學家也因此拿來研究政治、社會、人生的重要依據，甚至於運用它來從事政治，修身自持。一切典籍到了經學家手中，它們的內容變得更莊嚴、更豐富，它們的勸世作用，教育人生作用愈發隆重。沒有經學家這樣的情懷，許多典籍可能只會按著它們原有的功能呈現。這樣的處理，可能是好的，當然也因此而改變了它的原有性質，從還給原來狀態，不應改變一切的角度看，經學家的舉措又不免為人所詬病了，而《詩經》尤其如此。

三百多篇的詩歌，它們的原來意義何在，就是按照經學家的解釋而出現？還是因經學家的解釋而不能出現？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，閱讀《詩經》，要的是詩歌最樸素原始的意思，還是因為經學家而出現的意義？如果最樸素原始的意義並沒有可思可頌的情懷，是否因此便要貶損它的價值？是否因經學家的解釋而讓詩歌意義莊嚴起來，這樣才值得讀者去依從？作品是需要莊嚴地對待，還是簡單直接地對待？這些恐怕都不能有一致的答案，然而在閱讀過程中，一切足以啟動讀者思考的課題，都說明它已經完成它所要扮演的角色，說明它的存在價值，不管它的

解釋是莊嚴的，是簡單直接的，是饒富趣味的，還是其他一切一切。

解讀任何一篇《詩經》中的作品，都會碰到以下問題：它的詩旨是甚麼？從《詩經》出現開始，這閱讀思考常常出現，二千多年來，讀者幾乎都為這問題而爭論不已，至於訓詁解釋，藝術手法等等，只能放在其次，甚或是略而不說，更遑論詩的意境了。是的，訓詁解釋、藝術手法、詩境云云，可以為了解詩旨而服務，但又何嘗不可以離開詩旨而存在。尤其藝術手法、詩境兩項，即使對詩旨不甚了了，仍不能削弱讀者對詩歌的愛好，這是藝術與經學的不同處。經學的終極關懷，在於運用材料進行化感教育。藝術所要處理的，是對觀看者引起的感覺，或者從觀看者立場說，是對藝術的感覺，認識深淺，可以影響觀看的感覺，然而不憑認識，純依直覺，已獲得感覺，這感覺可以是朦朧的，不必清晰的；可以是片段的，甚至是零碎的，不必完整的；可以是片刻的，不必是長久的；是個人的，不必是群體的；是輕淺的，不必是深沈的。然則語言材料、歷史材料，任何足以有助認識作品的材料一旦出現，當然不能視而不睹，因為這是對理解作品的負責任態度，但不必因未能獲得材料而沮喪，最重要的，卻不能純用主觀判斷，罔顧詩歌已提供的語言材料，這樣的閱讀或解釋，並不可取，甚至可以說，對作品並不負責。研讀《詩經·秦風·蒹葭》，同樣出現以上問題。解家最關心的是詩旨所在，然而都在有限的詩歌語言材料下，各自臆度，這樣處理詩歌，並沒有考慮詩歌這文學體裁，而是以經學家的立場而考慮，或者其他解家為否定經學家的解釋而考慮，這樣對待作品，都不公平。

二、詩旨四說論議

研讀《詩經》，把詩歌帶到莊嚴的生命思考課題上去，是經學家的精神和使命；把國風中的多篇詩歌視為民歌，以為這才是那些詩歌的原來面貌，以至於不顧一切地反對經學家的解釋，是自宋迄今的處理態度。研讀《蒹葭》一詩，同樣有這兩種主要態度，因之而生出幾個意見。

第一個意見認為是詩人諷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禮。這說法啟自《毛詩》，得到不少學者支持。《毛詩·小序》說：「《蒹葭》，刺襄公也，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。」¹東漢鄭玄(127 - 200)

《毛詩箋》加以解釋，說：「秦處周之舊土，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，今襄公新為諸侯，未習周之禮法，故國人未服焉。」²然則毛、鄭兩家是從地理立論，認為秦處周的舊土，理應有周人的尚禮的風教，可惜秦襄公卻不能如是，所以為詩人所刺。

《史記·秦本紀》載秦襄公：「七年（公元前 771 年）春，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，立褒姒子為適，數欺諸侯，諸侯叛之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，殺幽王酈山下。而秦襄公將兵救周，戰甚力，有功。周避犬戎難，東徙維（岐）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為諸侯，賜之岐以西之地。曰：『戎無道，侵奪我岐、豐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』與誓，封爵之。襄公於是始國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，乃用騮駒、黃牛、羝羊各三，祠上帝西時。十二年（公元前 777 年），伐戎而至岐，卒。」到了秦文公十六年（公元前 750 年），「文公以兵伐戎，戎敗走。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，地至岐，岐以東獻之周。」³根據《史記》所載，鄭玄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，所以宋歐陽修（1007 - 1072）《詩本義》說：「然則當詩人作《蒹葭》之時，秦猶未得周之地，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，大旨既乖，其餘失本義，不論可知。」⁴此外，襄公在受封的四年中，需要戰勝戎、狄，才可以確立封國地位⁵，然則伐戎防戎，成為首務，唯有加強軍事力量，才足以固國，修禮以固國，只是漢人之見。而且平王東遷，周禮伴隨政治改變而漸趨於弛墜，最明顯的是諸侯漸起，中央已難以控制他們，修周禮云云，根本不切合於政治環境。然而，日後仍有不少《詩經》研究者沿用《毛詩》這說法。三國魏王肅（195 - 256）說：「維得入之道，乃在水之一方，一方難至矣。水以喻禮樂，能用禮，則至於道也。」⁶這樣解釋，不知理據何在，而變本加厲者有之。歐陽修同意《毛詩·小序》意見，而重視「霜」的意義，說：

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，必待霜降以成其質，然後堅實而可用，以（此）〔比〕秦雖彊盛，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，然後可列於諸侯。所謂伊人者，斥襄公也，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，不知所適，欲逆流而上，則道遠而不能達；欲順流而下，則不免困於水中，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，而不知所為，欲慕中國之禮義，既邈不能及，及退循其舊，則不免為夷狄也。白露未昧，未已，謂未成霜爾。⁷

歐陽修的意見，為蘇轍(1039 - 112)所接受，而且說：「蒹葭之方盛也，蒼蒼其強勁，而不適於用，至於白露，凝戾為霜，然後堅成，可施用於人。」⁸ 蒼蒼是強勁，然則萋萋、采采，則又作何解釋。蒹葭方盛，不適於用，要待秋至堅成，才可施用，這種對植物成長的概念和提供應用的解釋，歐陽、蘇二人真令人不知所以。釋詩如此，根本是純由意之所至，沒有根據文本研求，王安石(1021 - 1086)《詩義鉤沈》也是如此，王氏說：

仁，「露」，義，「霜」也，而禮節斯二者。襄公為國而不能禮，將無以成物。故刺之曰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」又謂：降而為水，升而為露，凝而為霜，其本一也。其反也，降也，凝也，有度數存焉，謂之時。此天道也，畜而為德，散而為仁，斂而為義，其本一也。其畜也，斂也，散也，有度數存焉，謂之禮。此人道也。⁹

把露、霜比作仁義，真的不知從何說起。因白露為霜，未晞、未已這自然現象解釋為畜而為德，散而為仁，斂而為義，罔顧全詩其他部分，這樣的比附，令人咋舌。明清之際的王夫之(1619 - 1692)，沒有執一偏而忘其餘的偏弊了，卻借詩以大放厥詞，他在《詩廣傳》說：

唯不智故不仁，唯不智故棄義，唯不智故蔑禮。何也？仁義禮皆順道也，履乎順「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」；仁而天下歸之，義而天下服之，禮而天下敬之。不世之功，非常之業，無取必之勢，而坐獲之不爽，非智者孰能知此哉？疑夫順求之而不得者，未嘗求之順也。未嘗求之順，則必疑夫順求之不得矣。未嘗求之，無從知之，不智也。未嘗求之，而先疑之，尤不智也。故曰：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」瞠乎視之而不知其可履也；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」矣，「溯洄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」也。使早知此，胡為其溯洄哉？然而天下不謂溯洄之賢於溯游者，鮮矣。嗚呼！秦人收周土，用周民，而關以臨東國，屏周而（手離）之以令天下，先乎齊桓而霸，霸宛在矣。如其周不可戴也，反周之舊，循周之跡，去幽厲之所傷，沿文武之所紀，御其民如輕車，

而率其道如故轍，周之所以王者，秦即以之王，不待六國之燭而始帝也。王宛在矣，宛在而不知求，逆求而不知所在，典章之在故府，獻老之在田間，交臂失之，而孰與為理乎？無已，則逆以取之，四百餘年而後得。尤不審，而逆以守之，二世而遂亡。天下怨秦之不仁，惡秦之不義，賤秦之無禮，而孰知其一於不智也？《蒹葭》之詩，刺之早矣。¹⁰

王夫之把詩中句子，結合《毛詩·小序》、鄭玄《箋》語，作了巧妙的鋪寫，但細閱《蒹葭》文句，並不能得到如王夫之所見的清晰啟示。《詩廣傳》本來就是王夫之閱讀《詩經》後的心得，不是用來解釋《詩經》的文本，從卷一對《關雎》的處理，提倡「白情」說¹¹，已知王氏的處理態度，可以不必責求了。清魏源(1794 - 1857)用心調合毛、鄭、姚際恆的意見，但大旨仍篤守秦襄不用周禮說¹²。至於清牟庭(1759 - 1832)¹³、民國馬振理(生卒年不詳，民初人)¹⁴，今人袁愈荃(1998)也守此說¹⁵，都缺乏有力證明，而文字過長，不予錄出。

第二個意見認為是求賢之作，而大抵由於第一個說法而引申出來。蘇轍的《詩集傳》便如是說：

襄公興於西戎，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，非不蒼然盛也，而君子以為未成，故告之曰：有賢者於是不遠也，在水之一方耳，胡不求與為治哉？不以其道求之也，則道阻且長，不可得而見矣。如其道求之，則宛然在水中耳。¹⁶

到了清朝姚際恆(生卒年不詳，康熙年間人)，他在《詩經通論》(康熙四十四(1705)年序)更力主此說：

此自是賢人隱居水濱，而人慕而思見之詩。「在水之湄」，此一句已了。重加「溯洄」、「溯游」兩番摹擬，所以寫其深企願見之狀，于是于「在」字上加一「宛」字，遂覺點睛欲飛，入神之筆。上曰「在水」，下曰「宛在水」，愚之以為賢人隱

居水濱，亦以此知之也。¹⁷

方玉潤(1811 - 1883)同意姚氏之見，說：「周之賢臣遺老，隱處水濱，不肯出仕。詩人惜之，託為招隱，作此見志。一為賢惜，一為世望。」¹⁸說詩中有一種思慕情懷，是清楚無誤的，至於是否賢人隱居於水濱，因而求之，則可予斟酌。只是方玉潤認為那位賢者是周之賢臣遺老，則過於肯定，而佐證不足，難以取信於人。今人王禮興仍承此說，謂「蒹葭有待於霜露，猶賢者有待於聖化，亦猶治國有待於周禮也。」¹⁹可是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」，不過因景物以明時令，蒹葭有待於霜露云云，無由可見，此說一失，其餘推論，頓見無力。

以上兩個說法的內容雖然不同，但都是以政治立場說詩。

第三個意見，認為這是愛情詩歌，今人像馬持盈(1985)²⁰、莊穆(1985)²¹、孫達(1994)²²、韓崢嶸(1995)²³、葛培嶺(1998)等主之。葛培嶺說：「忖度『溯洄』、『溯游』等詞」後，覺得愛情說「更為圓通」²⁴。這樣純憑感覺，並不可取，而程俊英、蔣見元的《詩經注析》(1991)早就如此，說：

一個深秋的早晨，河邊蘆葦上的露水還沒有乾。詩人在這時候、這地方尋找那心中難向人說的「伊人」。伊人彷彿在那流水環繞的洲島上，他左右上下求索，終于是可望而不可得。細玩詩味，好像是情詩，但作者是男是女卻無法確定。我們認為是情詩，也是從詩中那種難與人言的思慕情致而推測之。²⁵

程、蔣二人的詮釋，類近於劉勰(456 - 552)提倡的「入情法」讀後感²⁶，處理時，已小心謹慎，因此沒有斷然地說它是愛情作品，在程、蔣之前，余冠英(1973)²⁷、高亨(1982)²⁸、屈萬里(1983)²⁹等都持這態度，是較為審慎的。事實上，詩歌並沒有明顯證據可支持愛情說，而袁梅卻篤信之，甚至鋪寫出一個愛情故事，他在《詩經譯注》(1985)說：

秋晨，天高雲淡，蘆花翻白，清露為霜，碧水澄澄，煙波萬狀。一個痴情的青年，正熱烈追求愛的姑娘，想去找她，卻難找到。神魂顛倒。

伊人宛在，覓之無蹤，似有若無。然而，此景此情，并不使人感到虛幻。本詩委婉有致。³⁰

《蒹葭》詩所提示的空間是水一方、水之湄、水之涘，水中央、水中坻、水中沚，沒有「天高雲淡」的景緻。詩說「白露為霜」，沒有說「蘆花翻白」。多處說水，沒有說「碧水澄滢」，更沒有「澄波萬狀」。詩中的「伊人」，是女是男，還沒有說清楚，從何而知有一個痴情的青年追求女子？就算本篇是男女相慕悅的作品，何以知男方定必青年？「徘徊往復，神魂顛倒」云云，詩中略無信息。如此釋詩，與毛、鄭、王、蘇等人，同陷於偏執。總的來說，愛情說之理據實在不足，楊仲義說：「細味其辭，確實只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。」³¹倘若純任感覺，便不免於陳子展(1965)所說：「主觀地把它簡單化，庸俗化。」³²

第四個意見為祭河之作，而伊人是一神人，此說頗新穎，大抵始於蘇雪林，說：

此乃秦人祭河之詩 詩中「伊人」，溯洄從之不可，溯流從之，見其宛在水中央，而亦不得近，筆法恍忽迷離之至，若寫真實的人決不能如此。（因為真實的人，無論其為賢者、隱士、友人、情人，決無居於水中之理）則此詩所謂「伊人」，不過詩人心理上構成之幻影，與湘君、湘夫人、河伯、山鬼乃相同之物。「河伯娶婦」盛行戰國，秦民族亦為之。秦靈公曾以君主妻河，後來秦昭王時尚有李冰的故事，則此詩產生年代大約在前世紀頃。³³

既然「伊人」只是心理上構成的幻影，則賢者、隱士等等，都可以作如是觀，何必定指神人？而且詩中沒有任何信息，可作祭河之想，蘇氏之說，仍欠說服力。鄰於蘇氏意見的，是日人白靜川³⁴，陳元勝(1998)也有相似之說³⁵。兩人所持的意見，只是上古有神人傳說，而《詩經·周南·漢廣》篇可能就是其中一個傳說的寫述，於是這篇也可能如是。明顯地，他們的推理過於浮弱，難以說服讀者。首先，把《漢廣》視為神女之說，是漢代魯、韓三家的意見，是否確然無誤，尚待考證。其次，《蒹葭》一篇，沒有神人的描述，陳元勝認為「所謂伊人」就是人皆知曉的神人，既然如是，則這位神人究是誰何，陳氏沒有作深入探研和說明，

可見所言，純從臆度。還有「諷諸侯朝周」說³⁶，由於論說不足，也少人響應，所以不作述論。

由於莫衷一是，宋朱熹(1130 - 1200)早就認為不知如何理解，並坦然地說：「言秋水方盛之時，所謂彼人者，乃在水一方，上下求之而皆不可，然不知其何所指也。」³⁷

三、詩義新說

要探知這首詩的內容意旨，最平實而可靠的方法，莫過於根據詩歌文字所提供的材料作研究。這首詩共三章，三章所說的意思都差不多。以下就詩中的材料尋繹詩的意思，而摘取其中幾個論者誤解或略而不談，以至詩義不清的語詞。

先說蒹葭，根據吳厚炎《詩經草木匯考》(1992)所考，知道它是多年生植物，「秋季抽生草黃色形圓椎花序，長20 - 30厘米，小穗多數，無芒。主軸長不足花序的二分之一。分在于東北、華北、西北、華東。生山坡草地或岸邊濕地，用作防沙護堤，也可用于布置庭園。杆可造紙，也可編席箔等。」³⁸「蒼蒼」這疊詞，除本篇外，在《詩經》中別無他見，所以要準確地知道蒼蒼的意思，便只好借助「萋萋」和「采采」在《詩經》的應用情形。「萋萋」，一作「淒淒」，牟庭認為兩詞相通，用心解釋不論哪一組詞，都用以說明寒意³⁹。其實沒這需要。程、蔣二人先解釋「蒹葭蒼蒼」句云：「秋天的蘆葦葉上凝聚著霜露，因此顏色顯得蒼老。」⁴⁰二人選用「蒹葭淒淒」句式，說：「這句意為，霜露漸漸融化，沾濕了葦葉。」⁴¹可是到了「蒹葭采采」，二人只能說：「眾多貌。」⁴²解釋不夠完整。其實「萋萋」或「淒淒」均可，音同相假，而與「采采」同意。「萋萋」於《詩經》中七見⁴³，「采采」四見⁴⁴，都有繁盛之意。《蒹葭》三章的首句，不過說明蒹葭生長茂盛而已，不必多添枝節，顧此而失彼。

「白露為霜」一句，《毛傳》說：「白露凝戾為霜，然後歲事成，國家待禮然後興。」⁴⁵王先謙(1842 - 1918)不滿意，先引《御覽》十二《事類賦·天部》引《詩含神霧》曰：「陽氣終，白露凝為霜。」說明《毛傳》的解釋，其來有自。又引宋均的解釋，說：「白露，行露也。陽終陰用事，故白露凝為霜也。」然

後附以按語：「此齊義。」王氏最後引魏源說：「《毛傳》謂露凝為霜然後歲事成，國家待禮然後興，然則下章『白露未晞』、『白露未已』，又何以取興乎？故知詩以霜興肅殺，非興禮教。」復作按語：「正與宋說合。」⁴⁶王氏認為三家說長，毛說短，所以用心研求「白露為霜」的含意，但無論如何援引，都是把「為霜」解作「凝結成霜」，這樣，第二章的「白露未晞」，第三章的「白露未已」，文意便接不上。今人劉運興《詩義知新》(1998)認為「白露為霜」，就是「白露如霜」，其說最合詩義，劉氏說：

今案：詩言『為』者，如也。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卷二曰：「家大人〔按：指王念孫〕曰：為，猶如也，假設之詞也。」《淮南子·天文》：「三與五如八」，三與五為八也。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下》：「王甚喜人之掩口也，為近王，必掩口」，如近王必掩口也。《陳風·株林》：「胡為乎株林」，胡如乎株林也。《小雅·何人斯》：「其為飄風」，其如飄風也。本詩曰「白露為霜」者，謂白露如霜也。」

47

證據顯然，殆無可駁。綜而言之，詩開始的兩句，向讀者展示時空。時間是秋天一個早上，露水還沒有乾，地點是蒹葭繁盛的地方。這樣的時空設計，已夠吸引讀者。

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」以下，是全詩要交代的部分，而「所謂伊人」一句，最為吃緊。這句又出現於《詩經·小雅·白駒》，第一、二章說：「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苗。繫之維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謂伊人，於焉逍遙。皎皎白駒，食我場藿。繫之維之，以永今夕。所謂伊人，於焉嘉客。」解家對這首《白駒》詩，也有不同意見。魯詩說：「《白駒》者，失朋友之所作也。其友賢居任也，衰亂之世，君無道，不可匡輔，依違成風，諫不見受。國士詠而思之，援琴而長歌。」⁴⁸魯詩認為詩人諷刺朋友不能離開亂世無道之君。韓詩說：「彼朋友之離別，猶求思乎《白駒》。」⁴⁹則是離別作品，沒有諷刺成分。《毛詩·小序》說：「《白駒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」鄭玄《箋》補充說：「刺其不能留賢也。」⁵⁰然則是賢人被投閑置散。清方玉潤與《毛詩》意見相反，說：「此王者欲留賢士不得，因放歸山林而賜以詩也。其好賢心可謂切，而留賢之意可謂殷。」⁵¹同樣是詠賢人，卻是賢者不想留下來，然則不應責備王者了。不論哪一個意見，詩中賢人形象清晰，只是觀察切

入點不同，便有挽留賢者的，是朋友還是王者，而全詩究竟屬於諷詩還是頌詩之別。了解《白駒》詩義，其實無助於了解《蒹葭》一篇，不能因為有一句文字相同，便說兩篇所詠的對象一樣。《詩經》中這類相同句子其實不少，就像「無逝我梁，無發我笱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。」既出現於《邶風·谷風》，又見於《小雅·小弁》，不能因此說這四句所說的人物和事情，《谷風》和《小弁》是相同的。回看《蒹葭》一篇，「所謂」一詞，是已有指稱，人所知道的，「伊人」，就是「這個人」。然則「所謂伊人」，是作詩者所指稱者，當時人大抵熟悉知曉的，才會如此說，只是當時知道，後世無從知曉，遂生不同猜度。這不同的猜度，又與下文「溯洄從之」等四句連接起來，產生極大的誤會。

有關「溯洄」和「溯流」的解釋，歷來沒有異說，今人韓明安、林祥征(1991)別出新解，以為「溯是逆水而行，洄是回曲盤紆的水道」，「溯洄便是逆著回曲盤紆的水道而行。而回曲盤紆的水道方向常常是與水流方向相背的，那麼溯洄豈不是向下游走了嗎？」「溯游豈不是向上游走了嗎？」既然溯洄和溯流是兩個方向，於是韓、林二人把洄字解作河流名，而構思出一幅直水與曲水的圖畫⁵²。根據《說文》「溯，逆流而上曰溯洄。溯，向也。水欲下，違之而上也。」「洄，逆洄也。」除非《說文》所說有誤，否則洄才是真正的逆流之意。可見傳統說「溯洄」是逆流而上，「溯流」是順流而下，並沒有不妥。最為人忽略的，反而是「從之」二字。毛《傳》沒有清楚解釋這二字，鄭玄說：「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，則不能得見。」可見鄭玄把「從之」解作「求之」，這是極大的誤會，影響不少。按：《詩經》中「從」字，計《蒹葭》在內，共出現於二十七詩中，在其餘二十六篇中，沒有作「追求」意，茲具列於下：

1. 作「依從」解的有以下兩條：

- 《召南·行露》說：「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」
- 《小雅·何人斯》：「伊誰云從？維暴之云。」
- 《齊風·南山》說：「既曰庸止，曷又從止。」

2. 作「追隨」解的有以下五條：

- 《唐風·揚之水》：「從子于沃」，「從子于鵠。」
- 《唐風·采芣》：「人之為言，苟亦無從！」
- 《秦風·駟驥》：「公之媚子，從公于狩。」
- 《秦風·黃鳥》：「誰從穆公？子車奄息。」「誰從穆公？」

子車仲行。」「誰從穆公？子車鍼虎。」
《小雅·雨無正》：「昔爾出居，誰從作爾室？」

3. 作「跟隨」解的有四條：
《陳風·株林》：「胡為乎株林，從夏南？匪適株林，從夏南。」
《小雅·都人士》：「我不見兮，言從之邁！」
《大雅·既醉》：「釐爾女士，從以孫子。」
《大雅·韓奕》：「諸娣從之，祈祈如雲。」
4. 作「隨從」解的有兩條：
《齊風·敝笱》：「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雲。」「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雨。」「齊子歸止，其從如水。」
《魯頌·泮水》：「無小無大，從公于邁。」
5. 作「從事」處理的有三條：
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：「黽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」
《小雅·北山》：「偕偕士子，朝夕從事。」
《大雅·抑》：「女雖湛樂從，弗念厥紹。」
6. 作「聽從」、「服從」、「順從」解的有各有一條：
《小雅·小旻》：「謀臧不從；不臧覆用。」
《小雅·采芣》：「平平左右，亦是率從。」
《魯頌·閟宮》：「莫不率從，魯侯之功。」「及彼南夷，莫不率從。」
7. 作「跟著」、「隨後」意解的有以下各條：
《小雅·信南山》：「祭以清酒，從以騂牡。」
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「式勿從謂，無俾大怠。」
《大雅·蕩》：「天不洎爾以酒，不義從式。」
8. 作「獲得」解的有一條：
《小雅·正月》：「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？」
9. 作「追逐」意的有兩條：
《齊風·還》說：「子之還兮，遭我乎狃之間兮。並驅從兩肩兮，揖我謂我儂兮。」

《小雅·吉日》：「升彼大阜，從其群醜。」

據上所述，「從」在《詩經》中沒有用作「追求」意，要表示「追求」之意，可以直接用「求」字。《詩經·周南·關雎》說：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」《周南·漢廣》說：「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」《召南·標有梅》的「求我庶士」，都是顯例。然則「求偶」、「求賢」云云，捨「求」字而莫從，居然要用「從」字，並不合理。

最後要解決的是「宛在」這詞語。「宛」字在《詩經》中除本篇外，有三篇用上「宛」字，但《唐風·山有樞》的「宛然死矣」的「宛」，是「苑」的假借字，解為枯病，與《蒹葭》篇的意思無關，可予剔除。餘下的是《魏風·葛履》「好人提提，宛然左辟」，宛有曲貌；另外的是《小雅·小宛》：「宛彼鳴鳩，翰飛戾天」，宛有小貌。不論是曲或是小，放在《蒹葭》篇考慮，可以作以下理解：伊人在水之中、水之坻、水之汜，總之都不在目前，因距離而出現宛然而小或曲的感覺。

了解詩中的文字，才可以以平實的態度來了解詩意。

詩歌已揭示有一個值得追隨的人，問題是用甚麼的方式去追隨他。詩歌說出兩個方式，溯洄和溯游。溯洄是逆流而上，溯游是順流而下。逆流而上，當然阻力較大，所以三章分別寫出追隨的困難：「道阻且長」、「道阻且躋」、「道阻且右」。順流而下，沒有阻力，追隨便較輕鬆，可是即使如此，所要追隨的人，並不是就在目前，仍然有一段距離。

詩人要表達的，是一份執著的感情，對值得追隨的人不放棄的心態，而不計較追隨的結果，只是用藝術的心靈來對待。詩歌就在這種藝術的處理下結束，是何其可思可慕！說這首詩是愛情詩，用追隨心理來說男女的相慕悅，本來也可以牽合，但追隨二字始終不適宜。說這首詩是求賢、求隱士、祭神詩，同樣地不能解釋「從」字。說是刺秦襄公沒有依從周禮，真的過於附會。朱熹認為不能明白詩的意旨，索性不予深究，這樣當然舒服，只是詩歌給予讀者的感覺實在太深刻了，是一份執著的情懷，是一種追隨的心態。那位是詩人認為秦人會明白的人，是值得追隨的，可惜無論用甚麼方式，最後仍有遙隔遺憾。比較起來，順流而求，那人較肯定的在一個方位之上，不似逆流而求，根本不能到達他

那兒。可是，這位值得追隨的人物，始終沒有因此而讓想追隨者輕易地跟上，是甚麼原因，是追隨者還有些甚麼欠缺，詩人沒有給讀者留下任何線索，但單就這份執著，已令讀者傾心。清朝龍起濤(1832 - 1900)引賈島(779 - 843)《訪隱者不遇詩》：「只在此山中，雲深不知處。」又引李白(701 - 762)《訪戴道士詩》：「無人知所往，遙指兩三松。」然後說：「皆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」⁵³ 詩歌就在於空靈處煞住，令人悠然神往，一切周禮未備、求賢、求偶、神女等說，都尋不到可安放的位置。清朝王士禛(1634 - 1711)在《分甘餘話》說：

或問：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」之說。答曰：太白詩「牛渚西江夜，青天無片雲，登高望秋月，空憶謝將軍。余亦能高詠，斯人不可聞。明朝掛帆去，楓葉落紛紛。」詩至此，色相俱空，政如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，畫家所謂逸品是也。⁵⁴

王漁洋認為詩歌能像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」，才達到妙境，舉了李白的《夜泊牛渚懷古》來說明。《晉書·文苑傳》載：「袁宏，字彥伯。曾為詠史詩，是其風情所寄。少孤貧，以運租自業，謝尚時鎮牛渚，秋夜乘月，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，會宏在舫中諷詠，聲既清會，辭又藻拔，遂駐聽久之，遣問焉。答曰：『是袁臨汝郎誦詩。』即其詠史之作也。尚傾率有勝致，即迎升舟，與之譚論，申旦不寐。」⁵⁵ 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，李白在一個晚上，到了牛渚，發思古之幽情，「空憶」二字，表達了一份無奈的情懷。「余亦能高詠」兩句，終於流露了他期待能遇上謝尚這類能夠欣賞別的人物。最後兩句，結得空靈，在秋天楓葉落紛紛的景中，離開牛渚，李白的內心，是失落的，然而沒有直接而明白地說出來，這樣才吸引讀者，隨著李白走在楓葉紛飛的景中，尋想李白的內心世界。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」，可以作如是理解。然而，閱讀李白的詩，容許我們作如是興想：李白與謝尚，距離數百年，卻興起他對謝尚的懷想，因為謝尚的欣賞行為，觸動了一份美學情懷。我們與李白，距離千多年，同樣興起我們對李白、謝尚、袁宏等的懷想，想袁宏和李白的寂寞，想謝尚的風儀。李白和謝尚，生不同時，我們與李白，也不能並世，這是遙隔的遺憾，卻也由此而出現遙隔的美學情懷。倘若彼此間沒有了一段空間和時間距離，便不能騰出空間來思考，站在一方來觀看。在水一方的伊人，與詩人之間出現了一段距離，但沒有令詩人因此而放棄追隨的心，這背後，正顯示詩人一份動人的美學情

懷。不同時代的讀者，因為這遙隔的遺憾而神傷，卻也因此而神馳，帶著同樣傾慕的情懷，走在蒼蒼蒹葭之中。

二零零二年五月四日

注釋：

1. 《毛詩·小序》，見唐孔穎達，《毛詩正義》本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64，頁587。
2. 鄭玄，《毛詩箋》，見唐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，頁587。
3. 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2，頁178 - 179。
4. 歐陽修，《詩本義》卷4，《四部叢刊》三編「經部」，頁5。
5. 林劍鳴，《秦史稿》第三章「秦的建國及其領地的擴展」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，頁35 - 38。
6. 王肅語，唐孔穎達，《毛詩正義》本，頁588。
7. 歐陽修，卷4，頁6。
8. 蘇轍，《詩集傳》卷6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「經部·詩類」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頁66。
9. 王安石，《詩義鉤沈》卷6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，頁95。
10. 明清之際王夫之，《詩廣傳》卷2：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64，頁57 - 58。
11. 王夫之，《詩廣傳》說：「夏尚忠，忠以用性；殷尚質，質以用才；周尚文，文以用情。質文者忠之用，情才者性之撰也。夫無忠而以起文，猶夫無文而以將忠，聖人之所不用也。是故文者白也，聖人之以自白而白天下也。匿天下之情，則將勸天下以匿情矣。性無不通，情無不順，文無不章。白情以其文，而質之鬼神，告之賓客，詔之鄉人，無吝無慚，而節文固已具矣。故曰《關雎》者王化之基。聖人之為天下基，未有不以忠基者也。」卷1，頁1。因夏、商、周的立國精神，進行比較、處理，提出白情說，申明文是用來表白情懷的重要工具，而這工具又必須立足於忠，最後說這就《關雎》所以為王化之基的原因，這分明是王夫之的論文，不是《關雎》的解釋。
12. 魏源，《詩古微》中編之四云：「《毛詩》刺襄公不用周禮，大旨得之。蓋襄公初有岐西之地，以戎俗變周民也。豳郃皆公劉太王遺民，久習禮教，一旦為秦所有，不以周道變戎俗，反以戎俗變周民，如蒼蒼之葭，遇霜而黃。肅殺之政行，忠厚之風盡，蓋謂非此無以自強於戎狄。不知自強之道在於求賢，其時故都遺老隱居藪澤，文武之道，未墜在人，特時君尚詐力，則賢人不至，故來治逆而難；尚德懷則來輔，故求治順而易，溯洄不如溯游也。襄公急霸西戎，不遑禮教，流至春秋，諸侯終以夷狄擯秦，故詩人興霜露焉。」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「經部·詩類」，頁199。魏源的意見，與毛、鄭、王、蘇等人的意見沒有甚麼不同，至於遺老隱居云云，添加蘇轍、姚際恆的求賢說，從政治角度，綜合諸人意見。
13. 清牟庭，《詩切》，文長不錄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3，頁1105 - 1116。
14. 民國馬振理，《詩經本事》，文長不錄，《經學粹編》本，台北：力行書局，1970，頁1688 - 1696。
15. 袁愈荃，《詩經藝探》，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8，頁415 - 420。
16. 蘇轍，《詩集傳》卷6，頁66。
17. 姚際恆，《詩經通論》卷7，香港：香港中華書局，1963，頁141。
18. 方玉潤，《詩經原始》卷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，頁273。

19. 王禮卿，《四家詩旨會歸》第二冊，台北：青蓮出版社，1995，頁 875。
20. 馬持盈，《詩經今註今譯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 年 11 月修訂二版，頁 201。
21. 莊穆，《詩經百首今譯》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1985，頁 148。
22. 孫達，《詩經白話譯註》，武昌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4，頁 217。
23. 韓崢嶸，《詩經譯注》，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5，頁 154。
24. 葛培嶺，《詩經新采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98，頁 80。
25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，《詩經注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，頁 344 - 345。
26. 張長青、張會恩，《文心雕龍詮釋》於《知音篇》說：「劉勰把文學鑒賞和批評既理解為一種『入情』的藝術思維活動，也理解為一種理性的認識活動。」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82，頁 341。
27. 余冠英，《詩經選注》，香港：大光出版社，1973，頁 81。
28. 高亨，《詩經今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，頁 168。
29. 屈萬里，《詩經詮釋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3，頁 221。
30. 袁梅，《詩經譯注》，無出版地：齊魯書社，1985，頁 336。
31. 楊仲義，《詩騷新識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1999，頁 228。
32. 陳子展，《國風選譯》，香港：文瀚出版社，1965，頁 257。
33. 蘇雪林，《詩經雜俎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95，頁 250 - 251。
34. 白川靜說，見劉毓慶，《詩經圖注(國風)》所引，台北：麗文文化公司，2000，頁 379 - 380。
35. 陳元勝，《詩經辨讀 國風小識》，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1998，頁 282 - 286。
36. 清牟應震，《毛詩質疑》：「諷諸侯朝周也。蒹葭蒼蒼，則白露為霜矣。若蒹葭采采，則白露猶未已也。所謂伊人，不在此水之涯乎？逆流而求之，愈去愈遠，順流而求之，宛然在也。秦水東流，故云然。序以為刺襄公，說者遂以白露為喻秦政之嚴急。襄公討西戎以救周，厥功甚大，子文收周餘民，岐以東獻之周。文公傳靖公、寧公、武公、德公、宣公、成公，是為穆公、康公，初不聞其若何暴戾也。商鞅作法，始皇虐民，於秦風乎何興？」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1，頁 95。可是，如何說明《蒹葭》是諷諸侯朝周，牟應震沒有說明。牟氏又說：「蒹葭，喻諸癸。白露，喻恩澤。伊人，謂王也。」頁 94。何以有這比況，也是付諸闕如。
37. 宋朱熹，《詩集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，頁 76。
38. 吳厚炎，《詩經草木匯考》，貴陽：貴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，頁 87。
39. 牟庭，頁 1112。
40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，頁 366。
41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，頁 367。
42. 程俊英、蔣見元，頁 367。
43. 除本篇外，「萋萋」見於以下各篇：《周南·葛覃》：「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」毛《傳》：「萋萋，茂盛貌。」《小雅·出車》：「春日遲遲；卉木萋萋。」《小雅·杕杜》：「有杕之杜，其葉萋萋。」《小雅·北山之什·大田》云：「有澆萋萋，興雨祁祁。」《大雅·生民之什·卷阿》：「萋萋萋萋，離離喈喈。」
44. 除本篇外，「采采」見於以下各篇：《周南·卷耳》：「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」《周南·芣苢》：「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；采采芣苢，

薄言掇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芣之；采采芣苢，薄言禡之。」《曹風·蜉蝣》：「蜉蝣之翼，采采衣服。」

45. 《毛詩》，頁 587。
46. 王先謙，《三家詩義集疏》卷 12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，頁 384。
47. 劉運興，《詩義知新》，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98，頁 144。
48. 魯詩說，見王先謙《詩三家集義疏》卷 16，頁 643。
49. 韓詩說，見王先謙《詩三家集義疏》卷 16，頁 643。
50. 毛、鄭，頁 920。
51. 方玉潤，頁 378 - 379。
52. 韓明安、林祥征，《詩經本義》《溯洄、溯游新解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1，頁 149 - 152。
53. 龍起濤，《詩經補正》卷 10，《經學粹編》本，頁 602。
54. 王漁洋，《帶經堂詩話》卷 3「入神類」，張宗柟纂集、戴源森校點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，頁 70 - 71。
55. 《晉書》卷 92《文苑·袁宏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，頁 2391。